

Zai Renjian

Zai Renjian

在人间

高尔基 / 著
郝铎诚 / 译



①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在 人 间

高尔基 著
郝译诚 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在 人 间

高尔基 著 郝铎诚 译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激光排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微机室
印刷装订 通县次渠印刷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装帧设计 李法明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5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0001 - 20000 册

ISBN 7-80506-818-6/I·338

定价:1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鞋 店	1
第二章 瘸姑娘和坟	22
第三章 森林里的日子	40
第四章 醒 醒	53
第五章 船 上	83
第六章 厨师和小兵	98
第七章 小鸟和女人	108
第八章 裁缝妻子	122
第九章 书籍给我带来的	137
第十章 皇 后	152
第十一章 司炉舒莫夫	172
第十二章 圣像作坊(上)	189
第十三章 圣像作坊(下)	209
第十四章 西塔诺夫及其他(上)	221
第十五章 西塔诺夫及其他(下)	236
第十六章 东家和继父	248
第十七章 工地上的人们	262
第十八章 几个人	277
第十九章 歌 手	290
第二十章 女人之与仇恨	303

第一章 鞋店

我走进社会，开始了在尼日尼城的一家叫做“时尚鞋店”的小店里的

工作。老板是一个矮胖子，脸色暗红，皮肤粗糙，牙齿绿绿的，眼睛土黄——好像是个瞎子。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就不停地做着鬼脸。

“别鬼模鬼样的！”他低声地呵斥我。

原来那土黄色的眼睛能看见我！真让人失望。不过，我还是有点怀疑：他大概是猜出来的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过了，别鬼模鬼样的！”他的声音更低了，厚嘴唇几乎没动。

“别搔手，这可是城里，是一流的商店！记住！做学徒的要懂规矩，站要有站相，要像雕像一样！”他的声音依然低低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也不能不挠我的手。因为手上的疮又红又肿，从胳膊肘往下都痒痛难忍。

他看清了我的手。问：

“你在家干什么？”

我如实回答。

他摇晃着他那长满了灰毛的大脑袋，不屑一顾地说：

“捡破烂儿！还不如要饭的呐！也不如偷东西！”

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

“我也偷过……”

“什么？你偷过东西？”他听我这么一说，立刻把双手按在那张斜面办公桌上，就像猫伸出了爪子。

我马上解释了一下是怎么回事。

“啊，我们不计较这样的小事；不过，我这里可是容不得任何偷盗行为！不论是偷钱还是偷鞋，都会被送进监狱，关到你长大……”他不动声色地说。

这可把我吓坏了，这个经理给我的印象也就愈发地不好了。

另外一个店员是个成年人，能说会道，招揽生意时很卖力以至脸颊总是通红通红的。

鞋店里还有我二舅家的萨沙表哥。他穿着一件已经褪了色的小小的棕色的礼服，扎领结，带胸衬，不扎裤脚，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外祖父领我来店里时，请萨沙表哥照顾着我点儿。萨沙不屑一顾地说：

“那他得绝对听我的！”

外祖父就用力地往下按我的头，让我向他鞠躬。

“他有经验，而且比你大，你得听他的。”

萨沙瞪起眼来，吼道：

“记住外公的话！”

这样，他从我来的头一天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当起了我的上级。

“萨沙，别瞪着眼！”老板经常这样说他。

“没有，我没有。”他低下头说。

老板并不就此罢休：

“你别老拉着脸，像个色迷迷的公山羊……”

那个成年店员赶紧陪着笑脸过来了。老板咧了咧他那难看的嘴，住了口。

萨沙表哥脸涨得紫红紫红的，溜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很多词我都不懂，好像都是外国话似的。

每当有女顾客进门来时，老板就会伸出自己的双手，摸着唇上的胡子，尽力装出一副甜甜的笑容。这笑容使他的脸上的皱纹多了起来，可眼睛还是那副瞎子的样子。

成年店员双臂下垂，两手悬在空中，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萨沙则不停地眨着眼，极力掩饰着他的那双突眼睛。我站在门外，偷偷地挠着手，仔细地看他们做生意的细节。

成年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手指头小心地张开，轻轻地为她的脚试着鞋。好像那双脚是什么玻璃酒杯，其实，倒像一个倒放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一个女顾客缩着脖子，浑身乱抖：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

“太太，这是出于礼貌！”成年店员赶紧解释。

看他对女顾客的那副肉麻的样子，我总想笑。为了不笑出声来，就赶紧向外看。可又想看他们做生意，便又从玻璃窗上把目光移了回来。他的那些手法，实在太让人开心了。不过我想我到老也不会学会那种张开手指，小心翼翼地为别人穿鞋的样子的。

老板有时会离开柜台，到后面的一间小房里去，还把萨沙也叫走，就剩下成年店员和女顾客周旋。一次，他为女顾客穿过鞋以后，把手指并到一起，放到嘴上吻了一下。

“唉呀，你可真调皮！”那女人叫道。

他更来劲儿地在唇上吻了一下，故意弄得很响。

“啧啧！”

我实在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差点摔倒。伸手去抓门把手，门随着一扭，我的头一下就撞在了门玻璃上，玻璃碎了。成年店员对我跺起了脚，老板用他那带着金戒指的手狠敲我的脑袋，萨沙也拧了我的耳朵。

傍晚，在回老板家的路上，萨沙还在训斥我：

“你这样，人家会让你滚蛋的！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呐？”

他说，成年店员那样做也是为了拉住顾客。女人们高兴了，店里的生意就好了。

“她就是不想买鞋，仅仅就为了看一眼有趣的店员，也会到店里来的。你真是什么也不懂，真费劲……”

他可从来也没为我费过什么劲啊！谁也没有为我费过劲。

每天早晨，那个病歪歪的脾气很坏的女厨子总是在叫醒萨沙前一个小时就把我叫醒。我给老板一家人和成年店员以及萨沙整理好衣服和鞋，烧茶，送劈柴，送货，拿午饭……

我出门的时候，守门的工作就由萨沙来干了。他觉着有点丢面子，便高声喝斥我：

“笨蛋！还得别人给你干……”

太没味道了。这里实在乏味！我过惯了在尼日尼城郊外的库纳维诺铺满细沙的街道上周游的日子。那里有树林，有浑浊的奥卡河……

这里没有我的外祖母，没有我的小伙伴，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在这里，生活开始向我展示它十分丑陋的一面，几乎让我忍无可忍。

经常有女顾客没买什么东西就走了的情况，那三个家伙就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老板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

“卡什林，收起货来！”

他顿了顿，开始破口大骂：

“猪，这猪跑到这儿来了！臭娘们儿，在家里无聊就出来逛街！要是我老婆，哼，非给她点颜色瞧瞧不行……”

他老婆是个干瘦干瘦的大鼻子女人，经常对他跺脚大骂，就像对仆人似的。

他们一般是对女顾客当面献殷勤，背后说脏话。人家前脚出门，他们的脏话就铺天盖地般地倒出来了。我恨不得追出去，把他们的话告诉她们。

当然，我知道人们一般都是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可这几个家伙对所有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们吐脏水，实在可恶。好像他们负有评判一切人的使命似的。他们滥施嫉妒，从不说别人的好话，把每个人的坏话都说得很充分。

二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到鞋店。她的眼睛亮亮的，身穿一件有着黑皮领子的斗篷，衬得脸儿红红的，象朵奇妙的花儿。她脱下斗篷，萨沙赶紧接了过去。她有着美妙的身材，蓝色的绸衣服紧紧地绷在身上。耳朵上还有一颗闪亮的大钻石！)

我觉着她就像传说中的美女瓦西里萨，现实中她也一定会是省长夫人。她受到的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他们就像捧着一团火似的，小心翼翼地跑前跑后，点头哈腰，甜言蜜语。货柜上映着他们的影子，像三个围着火苗来回乱转的魔鬼。

等她选了一双十分贵重的鞋，走了以后，老板不屑地打了个口哨，说：

“母狗……”

“不过是个女戏子罢了。”成年店员也说。

接着他们就开始大肆讲谈她的情人，以及她花天酒地的生活。

吃过午饭，老板总要到鞋店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去睡觉。

我趁他去睡觉的工夫打开他的怀表，往里面滴了点儿醋。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醒来以后拿着怀表的那副慌乱的样子。

“真怪，怀表出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怀表出汗！难道是什么凶兆？”

鞋店里的活儿很多，家里的事也不少，可我总是无精打采，半睡半醒地机械运转。我总在想：得干出什么样的事，才能让他们把我赶走呢？

身上沾满了雪花的行人急匆匆地从窗外闪过，好像他们都是去为某个人出殡，可棺材走远了，他们这是在追！连街上的马车也蹒跚地翻跃着路上的雪堆，无暇他顾的样子。

鞋店的后面是教堂。斋日一到，教堂的钟楼上凄凉的钟声就开始响个不停了。那劲头儿仿佛是枕头砸在了头上，疼倒不疼，但会让你晕头转向。

有一次，我正在鞋店外的院子里拆着一个刚刚收到的鞋箱，看到教堂的那个人走了过来。他是个歪脖子老头，浑身上下的衣服都像是用狗咬过的布片缀成的，又软又破。

“哦，你啊，上帝的子民，为我偷一双鞋吧！”他这样请求道。

我没吭声。

他坐在箱子上，打了个哈欠，画了个十字，又说：

“怎么样？偷吧！”

“不能偷！”我说。

“可别人都在偷啊！你要尊重一个老人的请求。”

有意思，他和我周围的人很不一样。我觉着他是十分相信我才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就答应他等一会儿从窗户那儿递给他一双。

“好吧。”他极其平静地回答，“可别骗人啊？看得出来，你没有骗人。”

他无声无息地坐了一会儿，用脚搓着肮脏的雪，抽着他那个陶制的烟斗。忽然，他很唬人地说：

“可是如果我在骗你呢？我拿到鞋以后就去你老板那儿，说你半个卢布就卖给我了，而这双鞋应该卖两卢布！怎么样？你把卖鞋的钱都买了糖吃了！”

我呆住了，好像他已经这样做了似的。他细言慢语地说着，淡蓝色的烟雾徐徐升起，又扩散开来。

“假如我是你的老板派来的呢？他让我来探一探你的虚实，看是不是个小偷。那又会怎样呢？”

“那我不给你了。”我愤愤地说。

“你已经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他拉住我的手，用他那冰凉的手指敲了一下我的脑门，慢慢地说：

“你怎么能轻易地说：‘好，拿去吧！’”

“你自己要的嘛！”

“我要的东西多了。我还想抢教堂呢！怎么样，你去抢吗？可以如此轻信别人吗？唉，你呀！小傻瓜……”

他推开我，站起身来。

“我不会要偷来的鞋的。我不是什么老爷，不穿这样的鞋，开个玩笑罢了……你很老实。这样吧，复活节时，到钟楼来吧，让你敲一敲钟。还可以从那儿看看整个城市。”

“我熟悉这个城市。”

“不过从那儿往下看，感觉不太一样，更漂亮。”

他蹒跚地在雪地里走到教堂的拐角那儿，不见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事重重：这个老头，真是开玩笑吗？会不会真是老板派来的？吓得我都不敢进鞋店了。

萨沙跑过来，叫道：

“你在搞什么鬼呢？”

我挥起钳子，冲着他狠狠地瞪了瞪眼。

萨沙经常和那个成年店员偷东西。他们把一双或者几双鞋藏在烟囱里，下班时再藏到袖子里。我很讨厌他们这样做，而且很害怕，我还记得老板的恐吓。

“你怎么偷东西？”我问萨沙。

“我没偷，是他偷！”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不过是帮他的忙而已。他让我这么干的，我没办法。老板以前也是店员，他自己也明白。你别往外说啊！”

他一边说，一边照镜子，学着那个成年店员的样子张开手指，摆弄着领结。他始终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对我嚷嚷。

这家伙总是用胳膊一指，好像要把我推开似地指使我干这干那。我尽管比他高大，可却是瘦得皮包骨头；他挺胖，礼服很整齐，在我心中是很有尊严的那一种。他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怪味，又好笑又讨厌。

他也讨厌那个女厨子。那个女厨子真让人摸不透，你弄不清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就喜欢打架！”她睁大了她那火一般灼亮的眼睛说，“只要是打架，不管是什么，鸡呵，狗呵，庄稼人呵，只要打架我就喜欢。”

如果院子里有鸡或者鸽子斗起来，她会立刻甩下手里的活儿，直直地望着窗外，从头看到尾，物我两忘，全神贯注。

傍晚的时候，她会很正经地对我 and 萨沙说：

“你们俩孩子，怎么不打一架啊？”

萨沙生气地回答：

“我可不是什么孩子！我是鞋店的店员，傻老婆子！”

“哦，真的吗？我以为没娶媳妇的都是孩子。”

“傻瓜……”

“魔鬼很聪明，就是上帝不喜欢！”

这样的谚语最让萨沙恼火，便用更恶毒的话来反击。她轻蔑地斜视着他，说：

“你个蟑螂仔子，上帝让你投错了胎了吧？”

萨沙经常趁她睡着了的时候往她脸上抹鞋油和煤烟，或者往她的枕头里放大头针。这样的“玩笑”成了家常便饭。可我却有点怕她。

她经常睡不着觉，也许是半夜突然醒了，反正她会在夜里点上灯，呆呆地坐着，眼睛望着墙角发呆。有时候她还会走到我的床边，把我叫醒，沙哑地说：

“阿列克塞，我睡不着，来，跟我说说话吧！”

我便睡眼朦胧地说上几句。她一声不吭地在坐那儿，身上热乎乎的，有一股尸体般的蜡味和烧着的香的味道。她的死期不远了！也许马上就会头向下地栽倒，死去！

因为心里害怕，我说话的声音就大了。她突然打断我，说：

“嘘，声音小点儿！那些家伙会认为你是我的情人的……”

她的两只手插在膝盖里，弯着腰，两条瘦腿并得紧紧的。她很瘦，瘦得肋条骨都要把外衣支起来了，仿佛破木桶上的铁箍。她常常是沉默良久，然后突然开口：

“我死了才好啊，省得心里老是这么忧伤。”

或者她会说：

“老也不死，有什么意思啊？”

“好了，睡吧。”我还没有说完，她就会这样打断我；然后默默地走出去，消失在幽暗的过道里。

“老巫婆！”萨沙在后面骂道。

“你敢当面这样叫她吗？”我说。

“你以为我不敢？”

他这样回答了以后，会马上说：

“也许我不能当面叫她，她要真是巫婆呐……”

她对谁都发脾气，一点面子也不讲，对我也不例外。早晨六点，她会抓住我的脚，大喊大叫地嚷嚷：

“别睡了，起来，烧火，削土豆……”

萨沙被吵醒了，又怨又怒：

“你叫唤什么？我要告诉老板，你不让我们睡觉！”

她瘦削的身影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晃动着，因为失眠而变得血红的眼睛瞪着萨沙，说：

“上帝让你投错了胎！我要是你妈，早让你老实了。”

“混蛋！”萨沙骂道。

在去鞋店的路上，他鼓捣着要报复：

“咱们应该想个办法让老板把她赶走！往她炒的所有的菜里都多加点盐！或者干脆都放点煤油也行！怎么样，你来干吧？”

“你为什么不干？”

他哼了一声：

“胆小鬼！”

可是，那女厨子当着我们的面死了。

当时她正弯下腰去端一杯茶，突然就坐在了地上，好像有人把她当胸推倒了似的。紧接着她就向前扑倒了，两臂前伸，嘴角流出了鲜血。

我们俩都知道她这是死了，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被吓呆了。后来萨沙一个箭步冲了出去，跑了。

我凑到比较亮的窗口，始终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老板来了。他皱着眉摸了摸女厨子的脸，说：

“她真就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开始对着角落里的尼古拉的圣像祷告，并且不停地

胸前画着十字。完了，才命令道：

“快，去叫警察！”

警察来了，随便一转，要了几个茶钱，就走了。再来的时候后面多了一个赶着大车的人。他们分别抬着女厨子的头和脚把她抬到了外面。老板娘吩咐道：

“把地板擦干净！”

老板说：

“幸亏她是傍晚死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好处。

晚上睡觉的时候，萨沙居然用了一种很温和的口气说：

“可别熄灯啊！”

“你怕了？”

他蒙着头，一动不动躺在那儿，一声不出。

夜，十分静。仿佛在聆听什么，又像即将发生什么。我觉着马上就会全城大乱，人喊马嘶的场面一触即发。

萨沙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小声地提议说：

“咱们睡到火炕上去吧！”

“火炕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为什么突然就死了呐？也许…这就是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死人，说他们会在夜里从坟中爬出来；在城市的上空徘徊，寻找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和他们的亲人。

“不过，死人只记得这个城市，却已经不记得街道和门牌了……”

周围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也异常的黑。萨沙顿了顿，说：

“你看看我的箱子吧。”

我早就知道他有一个藏着什么东西的用吊锁锁着的箱子。每次开箱，他都要搞很多防御措施，如果我凑上去，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叫嚷起来：

“你要干什么？啊？”

我答应了他的异常的请求以后，他便坐了起来；两脚都耷拉着，却要我去把那箱子给他抬过来。

钥匙和他胸口上的十字架挂在一起。他看了一眼厨房黑暗的角落，然后吹了吹箱子上的土，打开了箱子上的锁。箱子里除了几身衣服以外，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盒子：茶叶盒，药盒，鞋油盒，沙丁鱼盒……

“这是什么？”

“你等着瞧吧……”

他用腿夹住箱子，对着它轻轻地唱了起来：

“上帝啊……”

我急着想看看他的玩具。我一向没有玩具，尽管装着很看不起玩具的样子，但是如果谁真有玩具，我内心深处还是非常羡慕的。没想到像萨沙那么不苟言笑的人居然还有玩具！我完全可以理解他把玩具藏起来的行为。

他打开了一个盒子，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眼镜架，戴在了鼻子上，严肃地看着我说：

“眼镜没有玻璃并没有多大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

“让我戴戴！”

“你不合适，这副眼镜是给深色眼睛的人准备的，而你的眼睛是淡色的。”他一本正经地解释着，并且像老板似地清了清喉咙。可紧接着他看了一眼厨房，气势顿时没了。

鞋油盒里装的是各种各样的扣子。他得意地说：

“这可都是我在街上捡的，已经有三十七个了。”

另外一个盒子里装的都是铜别针，也是在街上捡的。此外就是一些铁的破鞋掌，破鞋带，铜的门把手，破拐棍头，女人用的梳子，一本名曰《解梦占卜术》的书以及诸如此类同级别的东西。

以前我捡破烂儿的时候，这样的东西有的是。我可以在一个月里捡到比这多十倍的东西。萨沙的东西让我觉着十分失望，他太可怜了。他紧闭着他的厚嘴唇，非常严肃而认真地审视着他的宝贝，目光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柔。就是脸上的那副眼镜架让他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他从那副破眼镜架后面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用儿童特有的高音问：

“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不，不要……”

显然，我的拒绝和我对他的玩具的轻视很让他不高兴。停了一停，他轻声地说：

“去拿一条毛巾来，咱们把这些东西都擦擦，土太多了……”

在把这些东西都仔细地擦好放好了以后，他便扭头向里，睡下了。

雨哗啦哗啦地下着，风裹着雨滴使劲地推着窗户。

萨沙头向里，背对着我说：

“等雨停了，园子里干了，我会让你看一件让你大吃一惊的东西。”

我没有应声。

过了一小会儿，他突然跳了起来，伸出双手，抓挠着墙壁，声音颤抖着诚恳地说：

“上帝啊！我害怕啊……上帝啊，你怜悯怜悯我吧，这都